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学者文库 ◎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

(1992—2001年)

SULIAN JIETI HOU DE ELUOSI WENXUE

张捷◎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学者文库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 (1992-2001年)

SULIAN JIETI HOU DE ELUOSI WENXUE

张捷◎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 (1992—2001 年) / 张捷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5004-9318-1

I. ①苏… II. ①张…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俄罗斯
IV. ①I51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8008 号

责任编辑 吴连生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6.25 插 页 2
字 数 266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引 言

本书要讲的是苏联剧变（有时也称为苏联解体）后最初十年、即从1992年到2001年的俄罗斯文学。俄罗斯有人把苏联剧变后的时期称为“后苏维埃时代”，照此类推，在这之后的文学也可称为“后苏联文学”。因此本书也可取名为《后苏联文学的最初十年》（*Перв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取这样的书名，还有一个理由，即书中讲的虽然主要是这十年的俄罗斯文学，但是有时不免要涉及原苏联几个加盟共和国文学界的一些人和事。此外，这样做也可使它与本书作者十余年前写的另一本书《苏联文学的最后七年》的书名相对应。

对苏联剧变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和说法。俄罗斯国内那些以“改革”为名搞垮苏联的人以及他们在西方的支持者为了证明自己有理和为自己辩护，把它称为“革命”。如果说，起初人们还不大看得清那些打着“民主化”旗号的人的真正目的的话，那么在他们的所作所为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灾难后已认清了他们的真面目，在这种情况下，就连他们自己也不再理直气壮地侈谈什么“革命”了，只有少数像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被称为“改革设计师”的雅科夫列夫那样的死硬分子还那么做。雅科夫列夫一直坚持认为他们搞的“改革”是“革命”，在去世前不久还把“改革”称为“俄罗斯首次天鹅绒革命”^①，说它“既复杂又伟大”。（俄文杂志《大陆》2005年第1期，第151页）^②。如果

① “天鹅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这一名称借天鹅绒的滑顺质感来说明政权的和平转移。它特指十多年前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变动。当时西方人士曾将其称为“天鹅绒革命”。

② 本书引用的报刊均为俄文报刊。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这些人硬要称之为“革命”的话，那么就像著名导演戈沃鲁欣所说的那样，是“犯罪的大革命”（戈沃鲁欣的《犯罪的大革命》一文，载《我们的同时代人》1994年第5期）。实际上，照苏联前总理雷日科夫的说法，这是“反革命，更确切说，是弥漫性反革命”。（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0页）。

俄罗斯著名学者科日诺夫说：“有人把我国从1991年以来，或者甚至从1985年以来发生的事称为革命。这是不对的。这不是革命。这是历史科学中称之为复辟的东西。在每次大革命后，无论是在17世纪英国革命还是在18世纪法国革命之后，都有这样的事发生。”（《苏维埃俄罗斯报》1996年6月13日）科日诺夫曾多次重复这个观点，把复辟说成常见的历史现象。著名政论家齐普科甚至把苏联发生的事与法国大革命后的复辟相比拟，说苏维埃政权是“延续了七十年的雅各宾党专政”，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1991年的国家政变是“迟来的反革命”，是“在另一种条件下对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的事业的继续”（《文学报》2001年11月21—27日）。历史事实证明，在革命取得胜利后，被推翻的阶级总是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们总是要拼命地进行斗争，企图恢复他们的统治。目的在于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尚且如此，那么在以消灭一切剥削制度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更是如此。列宁说过：“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在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尝试。”^①自从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被推翻的剥削阶级或者亲自出马，或者通过他们的代理人，一直进行着这样的“尝试”。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终于在七十多年后在国际大资产阶级支持下实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目标。

“复辟”二字原指帝王恢复王位重新掌权，后泛指被推翻的统治者重新上台或恢复旧制度。西欧历史上发生过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和法国大革命后波旁王朝复辟等重大历史事件。复辟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否定革命，推倒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新秩序，残酷迫害革命者以及参加和同情革命的人，恢复旧制度。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政治上实行全面的反动，残酷迫害革命党人和共和主义者，甚至连已去世的克伦威尔等人

^①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2页。

也不放过，他们半腐朽的尸体被从坟墓中挖出处以绞刑，然后示众。法国波旁王朝复辟后恢复封建专制统治，实行白色恐怖（terreur blanche），镇压左派力量，处决了一批高级将领，据统计，当时法庭作出有罪判决的案件达万件。

两三百年后，类似的情况也在俄罗斯出现。复辟势力及其帮手和帮闲们全盘否定十月革命，把它说成布尔什维克策划的阴谋和政变，说成俄罗斯历史上的悲剧性错误，认为它使俄罗斯离开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大道，给俄罗斯民族带来了灾难。如今爆发十月革命的11月7日已不再是国庆日。十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则被称为极权主义政权，有人甚至把它同希特勒的法西斯政权等同起来。由于这次复辟是在十月革命后将近四分之三个世纪实现的，当年的革命者早已去世，因此新的当权者已不可能对他们进行肉体上的惩罚，于是采取精神上判处死刑的做法。他们首先把矛头对准列宁和斯大林以及其他革命领袖，推倒他们的纪念像，否定他们的思想和全部活动，对他们进行恶毒的攻击和咒骂，甚至把其中有的人（尤其是斯大林）妖魔化。这一阵否定一切的恶风甚至殃及许多革命志士以及在卫国战争中为国捐躯的英雄们。在极不正常的气氛中，共产党人遭到蔑视，被称为“共党分子”（коммуняка）。过去苏联人曾自豪地自称为“苏维埃人”，现在却获得了“苏联佬”这个带侮辱性的称谓^①。与此相反，有人把十月革命后被处死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描绘成英明的君主，对他寄予无限的同情，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谴责布尔什维克的暴行。当年曾残酷镇压革命，杀害了大批革命群众的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被称为有远见的政治家而受到赞扬。十月革命后的国内战争被说成一场兄弟之间的残杀，当年的白军将领邓尼金、高尔察克等人得到了肯定。有人甚至为卫国战争期间叛国投敌、充当伪军首领的弗拉索夫开脱罪责，并加以美化。过去批判过的各种错误的、甚至反动的思想和理论被重新翻腾出来，奉为圭臬，把这些思想和理论的代表们的亡灵一一请出来顶礼膜拜。一句话，要把历史完全颠倒过来。

在苏联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势力主要是资产阶级自由派，他们崇尚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价值观念，主张走西方的道路。他们上台后照搬西方的

^① “苏联佬”俄文为“совок”，它与收垃圾的簸箕是同音词。

模式，在政治上建立西方的所谓民主制度，实行三权分立和总统制；在经济上实行全面私有化，恢复了私有制，迅速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出现了西方化的倾向。然而还应该指出另一种现象。记得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讲到这位发动政变恢复帝制的冒险家时说过这样一段话：“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灭的时代，而为了消除这方面的一切疑问，于是就使那些早已成为古董的旧的日期、旧的纪年、旧的名称、旧的布告以及好像早已腐朽的旧宪兵复活起来。”^①今天的俄罗斯自由派也这样做。在中央和地方立法机构恢复了沙皇时代的名称——杜马，而地方行政长官则像旧俄一样，称为“губернатор”，尽管他所管辖的区域仍称为“州”（область）而不叫“省”（губерния）。改变了代表国家的标志，重新使用沙皇时代的三色旗作为国旗和双头鹰作为国徽。这种复旧现象遍布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举例来说，苏联剧变前后掀起了一股恢复旧地名热，很多以革命领袖和苏维埃时代的著名活动家的名字命名的城市、街道和其他地点，纷纷改回原名。例如，列宁格勒仍像过去一样称为圣彼得堡，高尔基市恢复旧名下诺夫哥罗德。宗教活动和旧的习俗已全面恢复。在文学领域复旧的现象十分突出，这将在有关章节作介绍。

在今天的俄罗斯西化和复旧的倾向以独特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结果现在俄罗斯的政治制度既不完全是过去的沙皇专制制度，也不完全是西方的所谓“民主制度”；而在经济上，现在实行的并不完全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它还带有旧俄封建主义的特征。俄罗斯著名社会学家和作家季诺维耶夫曾指出，今天俄罗斯整个制度的特点是：“在政治领域力图实行独裁，在经济领域则力图把西方制度强加给我国，结果形成了一种把国家推向灾难的社会经济杂种。”（《明天报》1993年第2期）

历史上的复辟时期一般都是具有暂时性的过渡时期。这时社会秩序混乱，政局动荡不定，国家处于分裂状态。进步力量反对复辟，与复辟势力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而复辟势力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对进步力量进行镇压，有时斗争十分激烈，最后常常孕育出一场新的革命。过去英国和法国历史上的复辟时期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今天的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05页。

罗斯也不例外。有人比照俄罗斯历史上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一个被称为“乱世”(Смута)的混乱时代,也把现在这个时期称“乱世”。在这十多年来,尤其是在开头的几年,俄罗斯社会确实处于动乱之中,以俄共为代表的左派力量进行的反复辟斗争一直没有间断,有时达到相当大的规模和十分激烈的程度,使得新的当权者不惜抛掉“民主”的面具,动用武力进行镇压,采取了像1993年10月炮轰议会这样的极端措施。在这动乱时期,各种政治力量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重新组合和改变斗争策略,这使得社会政治生活变动性大,斗争错综复杂。在各种思潮的影响下,社会思想既显得活跃,又显得混乱。社会情绪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很不稳定。这又是复辟时期的一个特点。

了解以上所说的这些特点,对研究这个时期的文学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了解了这些特点,就易于理解为什么在这个时期俄罗斯文学界存在过那么严重的分裂现象和势不两立的对立情绪,为什么作家内部思想那么混乱,为什么文学观点和创作的图景与苏维埃时代相比发生那么大的变化,为什么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那么急剧降低和减弱,为什么会出现那么明显的商业化倾向,等等。其实所有这一切都是由它所处的时代特点所决定的,或者说是时代的反映。把这一切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可以看得比较清楚,而不会感到奇怪了。

上面曾多次提到的英国和法国的复辟时期就时间来说都不很长。法国历史上的复辟时期从1815年到1830年,前后只有15年;英国如果从查理二世登基算起到1688年革命,不到30年。目前俄罗斯总的情况与前几年相比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未见有根本的转折,因此很难说复辟时期已经结束了,至于它会延续多少年,还难以作出估计。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本书只截取了这个时期的最初十年,只讲这十年的文学,这种做法是否合适?本书作者根据十余年来的仔细观察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在这十年中复辟时期文学的一些主要特点已有了比较充分的表现。因此这十年的文学对还不能肯定已经结束的整个复辟时期来说似乎具有某种代表性。把它单独拿出来研究,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记得俄罗斯著名诗人叶赛宁在一首诗里这样写过:“脸对着脸, // 面容难辨。// 拉开距离, 大的东西才看得见。”这里他讲的是在空间里拉开距离才看得更清,在时间上也似乎是这样。重要的社会历史事件和

现象，包括文学事件和文学现象在内，有时往往需要在时间上拉开一段距离才会看得更加清楚。而现在就来写看来尚未结束的复辟时期的前十年的文学，还谈不上拉开距离。尽管像刚才所说的那样，这个时期文学的主要特点已比较充分地表现出来，但是要准确地把握住它，把它认识清楚，有相当大的难度，何况整个文学处于不断变动之中，这样就很可能在判断上出现失误。因此，本书作者现在又像在苏联刚刚解体时就写《苏联文学的最后七年》一样，做的是一件很没有把握的冒险的事。但是在十多年后重读当年写的那本书，觉得它还是说明了一些主要问题和抓住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的，并且发现要作修改的地方并不多。这就坚定了写现在这本书的决心和增强了写好它的信心。本书作者将一如既往，在充分掌握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对各种文学事件和现象进行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力图作出全面的和尽可能准确的说明。本书作者并不抱作出惊人的科学发现和深刻的理论概括的奢望，而把注意力和精力主要放在说清事实和过程上，认为即使达不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和深度，最后只写成类似实录的东西，也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因为它对后来者做进一步深入研究来说，毕竟是会有一点参考价值的。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界	(1)
第一节 组织上的分裂和两大派之间的对立	(2)
第二节 紧张关系的缓解和朝联合迈出的第一步	(22)
第三节 两大派在社会政治观点上的分歧	(34)
第四节 作家思想情绪的变化和某些人的反思	(47)
第二章 文学思潮和文学观点	(70)
第一节 文学理论界思想的变化和复旧倾向的表现	(71)
第二节 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引进和人们对它的不同态度	(84)
第三节 现实主义的演变和关于新现实主义的讨论	(100)
第四节 关于苏联文学的评价问题	(114)
第三章 文学创作情况	(128)
第一节 文学的变化	(128)
第二节 自由派文学	(142)
第三节 传统派文学	(159)
第四节 后现代主义文学	(174)
第四章 关于这个时期文学的评价问题	(192)
第一节 俄罗斯批评界在评价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论	(192)

第二节 几点想法和初步的看法·····	(208)
结束语·····	(217)
附录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纪事(1992—2001年) ·····	(220)
后记·····	(246)

第一章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界

我们知道，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4月提出了“改革”的方针，接着制定了一个被称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并付诸实施，挖了社会主义的墙脚，毁了各民族团结的基础，造成了社会的动乱，到1991年，整个国家已陷入了全面的危机之中。这一年的12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后来著名作家扎雷金在他的《生态小说》里把他们称为“三头野牛”）在白俄罗斯明斯克西南的别洛韦日密林禁伐区进行密谋，签署了关于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定，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将停止其存在”。这给了处于分崩离析状态的苏维埃国家以最后一击。在这之后，形势急转直下，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被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当日莫斯科时间19时许，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色苏联国旗悄然降落，代之以白、蓝、红三色旗。这标志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灭亡和资本主义复辟时期的开始。本书就从这时讲起，讲到进入21世纪后的第二年，即2001年。这十年主要是叶利钦在位时期，应该说，这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动乱时期。

在资本主义复辟后的俄罗斯，如同过去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存在着左右翼“两个法国”的对峙和争斗一样，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在文学界，主张走西方道路和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自由派（自称民主派），与在不同程度上肯定苏联建设成就和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的传统派（自称爱国者）之间的斗争接连不断，有时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这两大派之间的斗争是整个社会斗争的重要部分。他们在“改革”年代燃起的“内战”烽火不仅没有熄灭，甚至一度冒起熊熊烈焰，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的对立开始出现缓和的迹象，其分界线大致为1996年。在1996

年前两派关系紧张，1993年曾达到势不两立的程度；而1996年以后不少人出现和解和联合的愿望。

两大派之间的严重对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观点上的分歧造成的。而从艺术观点来说，两者则有相互交叉之处，情况比较复杂。这一章里将先讲他们社会政治观点上的分歧，而把艺术观点问题放到讲理论思潮和文学创作时再作说明。

许多作家，其中包括一些著名人物，身处社会大变动时期，在各种事件的影响下，思想情绪和政治态度先后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有的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下面也将对这些情况作简单的介绍。

第一节 组织上的分裂和两大派之间的对立

自由派把原苏联作协改名为“作家协会联合体”。——传统派召开第九次作家代表大会，成立“国际作家协会共同体”。——两派争夺文学基金会的斗争。——1993年“十月事件”中两派截然不同的立场和自由派为乘机压垮传统派采取的行动。——两派在1996年总统选举中的不同态度和表现。

解体前的苏联，曾有一支庞大的作家队伍。在戈尔巴乔夫实行“改革”的第二年、即1986年召开第八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时，苏联作家协会共有会员9584人，如果加上未参加作协的、地下的和国外的作家，那么从事文学活动的人可能要超过一万人。众所周知，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文学界曾经流派众多，团体林立，论战绵延不断。1934年成立统一的作家协会后，派别活动和派别斗争曾一度消失，但是到50年代后半期又有重新抬头的趋势。到60年代后半期，形成了三个比较明显的派别，即坚持文学的社会主义方向的正统派、接受西方的文学观念和价值观念的自由派，以及主张继承发扬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的传统派。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始后，正统派首当其冲，溃不成军，其中一部分人靠拢自由派，另一部分人投向传统派，还有一部分人暂时保持沉默，这样一来，文学界便形成了自由派和传统派这两大派对峙的局面。

自由派的作家队伍大致由以下几部分人组成。首先是 20 世纪 60 年代的老自由派，其中包括曾与特瓦尔多夫斯基在《新世界》共事过的人（如拉克申、维诺格拉多夫、布尔京等）和所谓的“六十年代人”（如叶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沙特罗夫、普里斯塔夫金、格利曼、杰德科夫、卡里亚金、安宁斯基、佐洛图斯基等，他们有时被称为“二十大的产儿”）。其次是在“改革”年代紧跟形势和迅速“转向”的人，他们大多是苏维埃时代的宠儿，其中有一些过去文学界的头面人物，在演变过程中像戈尔巴乔夫本人一样，大致经历过主张从“改善社会主义”到最后全盘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属于这一类人的有小说家巴克拉诺夫、格拉宁、鲍里斯·瓦西里耶夫、扎雷金、阿纳尼耶夫，还有曾被称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家尼古拉耶夫、奥斯科茨基、努依金、苏罗夫采夫等人。在所谓的“四十岁作家”一代人当中也有人（如马卡宁、库尔恰特金、基列耶夫、阿纳托利·金等）靠拢了自由派。参加自由派队伍的还有过去没有受到重用和不大得志的人，如诗人奥库扎瓦，小说家雷巴科夫、杜金采夫、康德拉季耶夫、伊斯坎德尔、比托夫等。小说家阿斯塔菲耶夫原属传统派，到“改革”后期才投靠自由派，而且表现得特别积极。一批持自由主义观点的前持不同政见者也加入了自由派队伍，他们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西尼亚夫斯基、弗拉基莫夫、阿克肖诺夫、沃依诺维奇等。此外，还有苏联解体后成为“邻近外国的作家”的艾特马托夫、贝科夫等人。

批评家托波罗夫曾对社会各界的自由派人士进行过分析，认为他们可分为三类人：叛徒、卑鄙小人和白痴（《我们的同时代人》2001 年第 1 期，第 194—196 页）。当然，他的这个分类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嘲讽他的政敌，不能说是客观和全面的。应该说，在社会各界的自由派人士当中可以看到一些正直的和有思想的人，少数人甚至没有完全放弃社会主义理想。在文学界也是如此。不过托波罗夫也说出了自由派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的特点。

传统派由 20 世纪 60 年代的老传统派作家、“改革”后站到爱国旗帜下的原正统派作家以及某些前持不同政见者组成，成分比较复杂。邦达连科在《俄罗斯爱国主义的三种面貌》一文（刊登于《文学白天报》2002 年第 3 期）中把爱国者分为三类，即“红色爱国者”、“白色爱国者”和“流动的爱国者”。根据他的分类，属于红色爱国者的有小说家

邦达列夫、米哈依尔·阿列克谢耶夫、普罗斯库林、阿纳托利·伊万诺夫，诗人兼批评家格卢什科娃，诗人丘耶夫，批评家布申等。这些人都是原正统派作家，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仍坚持社会主义信念。属于“白色爱国者”的有索尔仁尼琴、博罗金等。他们都是前持不同政见者，持反共的立场。被邦达连科称作“流动的爱国者”的有诗人库尼亚耶夫，小说家巴拉绍夫、别洛夫、普罗哈诺夫、利丘京，批评家科日诺夫和季诺维耶夫等。他们之所以被称为“流动的爱国者”，或者是因为前后发生过变化，或者是因为观点与前两类爱国者都有所不同，处于他们之间。邦达连科把自己归入第三类。应该说，邦达连科提出的名单有重大的缺漏。首先他没有提到传统派的主将拉斯普京。拉斯普京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是领军人物，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和创作对传统派来说具有很大的代表性。邦达连科也没有提到站在传统派一边的文坛耆宿列昂诺夫以及曾经长期担任过俄罗斯联邦作协主席的著名诗人和儿童文学作家米哈尔科夫，没有提到当年当过被称为“俄罗斯精神发源地”的《青年近卫军》杂志的副主编、从1994年起担任俄罗斯联邦作协主席的加尼切夫，以及当年处于自由派和传统派论战的中心的批评家洛巴诺夫和恰尔马耶夫。在谈到“红色爱国者”时，似乎还应提一下长篇小说《战争》的作者斯塔德纽克、曾担任苏联作家协会第一书记的卡尔波夫和曾获列宁奖金的农村题材作家伊万·瓦西里耶夫。而“白色爱国者”的代表人物还有小说家兼诗人索洛乌欣，他具有民族主义和君主主义思想，采取反共立场。

在“改革”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两派尽管情绪对立，争论十分激烈，但是仍处于统一的作家协会之中。作家在组织上的分裂，开始于1991年“八一九事件”后。8月23日，以叶夫图申科为首的一批自由派作家到苏联作协夺权，借口邦达列夫、拉斯普京等传统派作家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要求他们辞去苏联作协理事会书记职务，增选了12名书记，叶夫图申科决定由他自己领导书记处。由传统派领导的俄罗斯联邦作协（这是全苏作协内最大的作家组织）理事会书记处发表声明，宣布上述决定“不合法和无效”。为解决双方的争执，8月31日召开了由两派参加的苏联作协理事会书记处扩大会议。会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结果邦达列夫带领一批传统派作家离开了会场。这次会议选出了由15名主席（阿达莫维奇、艾特马托夫、阿纳尼耶夫、巴克拉诺夫、瓦西

里·贝科夫、沃兹涅先斯基、杰缅季耶夫、叶夫图申科、伊勃拉吉姆别科夫、伊斯坎德尔、莫扎耶夫、普里斯塔夫金、西多罗夫、索科洛夫、切尔尼钦科)组成的苏联作协理事会主席会议,同时选举乌兹别克小说家普拉托夫为理事会第一书记,安菲诺根诺夫、奥格尼约夫(负责文学基金会)、萨韦利耶夫、奥斯科茨基为负责日常工作的书记。传统派领导的俄罗斯联邦作协不予承认,并宣布退出苏联作协^①。而参加俄罗斯联邦作协的765名自由派作家(当时该协会约有会员五千人)另立山头,成立俄罗斯作家协会(Союз россий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同时,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的作家组织也都一分为二。

苏联解体后,原来的苏联作家协会已无法以原有的名称存在下去。于是在1991年“八一九事件”后夺了它的领导权的自由派决定把协会名称改为“作家协会联合体”(Содружество союзов писателей,以下简称“联合体”),于1992年1月10—11日召开了联合体成立大会。会上决定原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由15名主席组成的主席会议仍继续行使其职权,再次选举普拉托夫为执委会第一书记。报刊上只对这次成立大会作简单的报道,没有发表联合体的章程,也没有说明会上通过了什么决议,看来这次大会主要是一次改名的会议。联合体成立后在司法部登记时,作为创立者只有亚美尼亚作家协会、吉尔吉斯作家协会、刚从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分裂出来的俄罗斯作家协会,以及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作家组织、自由派的文学团体“四月”等,许多原加盟共和国的作协并未加入,可见它并没有广泛的代表性。

1992年上半年,两派就召开第九次作家代表大会一事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上面提到过,第八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是在1986年召开的。按照作协章程,代表大会五年召开一次,例行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应在1991年举行。这一年曾成立以米哈尔科夫为首的筹委会,并决定九大于当年5月召开。后因故大会未能如期举行。自由派夺了苏联作协领导权后,于1991年10月重新成立了以普拉托夫为首的筹委会。这一决定得到了新成立的联合体的确认。但是联合体领导人对召开大会并不热心。于是普拉托夫撇开联合体领导人于3月17日召开原各加盟共和国

^① 大概考虑到这样做对自己不利,俄罗斯联邦作协理事会在1992年2月19日通过决议,宣布撤销退出苏联作协的决定。

作协和各派作家组织的协商会议，讨论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事宜。协商会议决定由参加会议的作家组织各出3人组成新筹委会，推举普拉托夫为主席，传统派的俄罗斯联邦作协理事会第一书记罗曼诺夫、自由派的俄罗斯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库季莫娃和塔吉克斯坦批评家尼亚齐为副主席，并决定大会于6月召开。联合体领导人对普拉托夫的做法极为不满，于3月20日作出决定，解除普拉托夫的联合体执委会第一书记和原筹委会主席的职务。

以普拉托夫为首的新筹委会在传统派的俄罗斯联邦作协的支持下积极开展工作，争取大会能如期举行。5月13日，23位著名的自由派作家，其中包括瓦西里·贝科夫、康德拉季耶夫、鲍里斯·瓦西里耶夫、格拉宁、安东诺夫、伊斯坎德尔、杰缅季耶夫、奥库扎瓦等，发表《致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的公开信》，严厉批评普拉托夫和以他为首的新筹委会，要求阻止他们的活动，并希望旧筹委会积极开展工作，做好召开代表大会的准备。公开信的作者们宣布：他们支持由“合法的筹委会合法地召开的”代表大会，不参加任何其他的大会（《文学报》5月13日）。传统派作家邦达列夫、克鲁平、拉斯普京、罗曼诺夫、古谢夫等人发表《代表大会将判断出谁是谁非》一文进行反驳（《文学俄罗斯报》5月22日）。

6月2—5日，经过几个月的积极筹备，第九次作家代表大会在自由派作家的反对声中如期在莫斯科召开。487名代表出席了大会，他们分别代表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25个自治共和国和地区的作家组织。会上宣布成立“国际作家协会共同体”（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писательских союзов，以下简称“共同体”），出席会议的各个作家组织代表签署了《国际作家协会共同体创立者宣言》（出席大会的乌克兰代表团表示不参加共同体；白俄罗斯代表团则声称需要作进一步的考虑，暂时未在该宣言上签字）。大会通过了章程的修订本，选举普拉托夫为共同体执委会第一书记兼协调员。这样一来，在独联体的范围内就有了自由派在1月成立的作家协会联合体和得到传统派支持的国际作家协会共同体这两个对立的组织。而在俄罗斯，如上所述，与传统派领导的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分庭抗礼的则有自由派的俄罗斯作家协会。到这时组织上的分裂最后完成了，这对此后的整个